



人生漫遊

### 北極村

論地理位置，這個位於中國黑龍江省邊陲、名為「北極村」的小鎮，並不是中國最北的，在它的北邊，還有一個叫做「北紅村」的地方。但是，「北極村」卻是成千上萬旅行者「找北」的熱門地點，這當然有自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當地政府旅遊開發策略的原因，但不能否認的是，一部文學作品的問世，讓「北極村」成為情感的聯結和精神的家園。

1986年，22歲的遲子建還是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的學生，在「北極村」長大的她，力圖用帶著溫暖光芒的文字，以兒童視角向世人展示中國東北漠河村奇異而神秘的北極生活。直到今天，當我們翻開《北極村童話》這部最初發表在《人民文學》1986年2月號上的中篇小說，依然會被文學中的「北極村」深深打動：「北極村」的雲朵，像兔子、像狗、像魚；晚霞「像爐膛的火」、粉紅得「像小貓的舌頭」、金黃得「像大公雞的尾巴」；夜晚的星空「像新媳婦的蓋頭、像大公雞的雞冠」，以及山雀、蜂子、蟋蟀等自然界的生靈，與主人公迎燈的活潑好奇、充滿幻想共同構成了情趣盎然的圖畫，引發讀者無盡的遐想。小說的主線是主人公7歲那年被寄養在「北極村」外祖母家時一段終身難忘的童年生活，字裏行間除了引人入勝的風土人情，更有對人性的思考，讓「北極村」平靜寒冷的生活成為人們追尋的一道人文「極光」。

這個夏天，在「北極村」的中國最北郵局，來自天南地北的人們挨挨擠擠地寫明信片、寄出去。單行本的《北極村童話》擺放在郵局大廳最顯眼的位置。遺憾的是，精裝的版本結實地塑封著，無法隨手翻閱。我買了兩本送給同行的學生、聖類斯中學的黎健邦，當天晚上，他告訴我：「書中的文字，好美啊！」



百家廊

袁星

很想很想養一棵「恨天高」，一直沒養成。想養卻沒養成的原因，一是恨天高茶花比一般品種的貴許多，一是作為雲南茶花花魁的它極其難養。怕買來之後養不活，白白浪費。

那次和穆靜通話，得知我先前正在嫁接茶花才一直未接其電話，她便開口想要一棵或花錢買棵養養。我沒拒絕，但委婉告訴她茶花不太好養，擔心她養不活。幾年前，她從科裏搬走一棵白五茶花，後來死翹翹了；我家一棵正開着的茶花有六七十個花苞，讓岳母帶回家後，花都沒開完就乾枯了；我母親喜歡養花，老家裏養的那些茶花，時不時地死一棵。在北方，茶花的確比一般花卉難養。

我養的茶花，長勢還是比較好的。許多品種，已養了多年，年年開花。只是，在樓上的陽台養花，有不少弊端。夏天時，陽台上溫度高且通風差，茶花處在高溫封閉缺水的環境裏容易乾尖黃葉，也易生病。溫度太高，連最簡單的澆水也不好把握，澆多了悶根爛根，澆少了一天忘澆就萎焉乾枯。茶花的葉片害怕暴曬，曬狠了容易落下乾疤。

在北方養茶花，若不得法，大多也就活個一年半載。能養上兩三年的，為數不多。北方的冬天太冷，養在室外的茶花大多開不了花。就算勉強開開，也會凍傷大半，花瓣傷痕累累的，根本開不好。茶花雖然美，在北方養時，多不持久。

在北方，茶花難養，雲茶更難養。而恨天高，在雲茶之中，也幾乎是最難養的一種。但它的植株和花瓣著實迷人。葉片，橢圓有尖，脈絡清晰，青綠醉人；花朵，形狀似荷花又似牡丹，紅瓣加淺白邊，視覺衝擊力極強。看到恨天高的第一眼，就被它深深迷住了，饞得手癢癢。這個品種，真的得養一養。

查了恨天高的售價，熱情一下子涼了半截。幾十厘米高的，價格過百。靠接的三二十厘米高的，也得七八十元一棵。關鍵是它長得太慢，還不耐寒不耐熱。如果買小苗，大概率是可能還等不到其開花就死掉，讓養花的人白忙活空歡喜一場。恨天高嘛！公認的難養。

一邊是喜歡，一邊是困難，難以抉擇。前年，穆靜來我家，送來兩隻蘆丁雞。我和妻子都上班，常一天到晚不回家，把蘆丁雞放在樓上曬了、餓了、渴了的，沒人照看不放心。最後還是決定將其送回老家讓父母養。後來死了一隻，只剩下一隻太孤單，就送給村裏一個孀子家養了。我小姨家也有兩隻蘆丁雞，聽說我媽把剩下的那隻蘆丁雞送人了，她很捨不得，問我還有沒有。我滿口應承著，告訴她再有了就都送給她養。

前幾天問穆靜，她說家裏還有，又送給了我4隻。聊蘆丁雞時，順便提了句關於養茶花的事。我告訴她有種「恨天高」開花非常好看，只是價格稍貴，問她不想養。聊著聊著達成一致。她出錢買，我負責養。等養好了，我把她的恨天高靠接到我家的茶花上一枝。靠接活一枝即可。只是，以穆靜的養花水平，她會不會真的忍心冒險把恨天高搬回家中觀賞，還是個待定的未知數。別說恨天高了，普通茶花她未必養得活。

買花的事，由我全權負責。聯繫賣家，討價還價，一家不成就換一家。最



心窗常開

### 舞台劇《殉爆》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談死是容易的，但不見棺材不流淚，人未到臨終一刻都要直面死亡，不知說死和要死了，其實完全絕對是兩碼事。

我終於等到7A班戲劇組的「死亡三部曲」最終章《殉爆》重演了，我帶著提問和期待之心來到文化中心，此舞台劇首演口碑載道，編劇一休橫掃了第32屆香港舞台劇最佳劇本獎，IATC (HK) 劇評人獎及2023年度編劇大獎，勁！

由於我良人恰恰在2023年那時嚴重中風，首演時我未有機會看此劇，一直深感遺憾。然而，人生很難預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生死命運，從來最吊詭，且看新聞不新，誰料逛街也被塌簷壓死？

天氣好端端的，誰知突然話震就即震，海嘯要來就即避無可避，巨浪滔天，吞噬千萬廣度萬千生靈？生死課題，傾談有用？問誰不怕死？死到臨頭又能否一言驚醒？會否後悔生時未有正確做人？

此次劇目回歸，簡直是引爆我思想的實戰！重新打磨之《殉爆》劇力萬鈞，令我難忘！我佩服一休編劇才華及導演功力，巧妙的劇場語言，劇情中貫穿波瀾衝突、幽默感及感染力，帶出令人對生死課題及人情哲理的深度思辨。

《殉爆》指引爆一個細小的炸藥，透過其「犧牲」去引發巨大之連鎖反應，這除了是劇情的引子外，更是對現實生

活中犧牲價值之隱喻啊！舞台劇背景設定是個架空世界，人人被預設了「應有」的方向：正確的學科和職業。然而，一位文學院女學生在科技領域出人意外地奪得殊榮，背後竟是一場密謀扭轉現狀的行動。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主角大學女義無反顧的行動令握大權的副校長膽戰心驚，位高權重，卻處境不妙，師生對壘起衝突，危機險境中各持己見及立場，雙方激辯中掀起異議，逐步揭開潛藏暗湧及價值衝突；少女行動不單是對個人命運的挑戰，更是對整個社會結構的質疑，副院長與女生面對面的抗衡，由傾談到罵戰，能否阻止行動，已經一觸即發，直接爆發出超多問題了：人工智能是否可改變社會？可助實踐理想？可扭轉不同世代之價值觀？此劇作通過跨世代爭辯對峙，深層探究生死價值，觀後令我感觸又感動。



劇及導演。一休(右)是一位有才華的編劇及導演。

### 恨天高

終談妥了，一棵150元，郵費到付。花是從雲南大理發來的。付款後，心心念念的，我一有空就查查，看看到哪儿了。那兩天，查詢訂單成了最頻繁的事。順豐速度挺快的，但我那兩天不光是「恨天高」還「恨太慢」——恨不得瞬間到貨，或者叫「秒到」。

若不是穆靜買，我想我不一定能這麼「大方」。一棵普通茶花，在這兒的集市上，也就二三十、三四十，頂多五六十元。恨天高動不動上百，確實是貴。恨天高到時，穆靜正在她們科裏忙著。郵費到付，42元。我用了一張優惠券，35.7元收貨。

茶花是不能放在科內的，我給穆靜拍了照，中午便將恨天高帶回家。天太熱，我打開車門，先特意打開空調吹了會涼風，才把茶花放到車上。然後驅車離開。剛走沒幾米，突然想到靠近副駕駛前側的塑料台有點兒燙手，又趕緊靠邊停車。迅速把與之貼近的枝條移開，以免被燙傷。到了小區樓下，又是一陣忙活。端着茶花和預先準備好的花盆，提着從老家帶來的一些沙土，快速上樓。

天熱，茶花折騰了一路了，得趕緊放到客廳裏，吹吹空調澆澆水。陽台上的虎頭茉莉，有兩朵正含苞待放呢，經高溫炙烤，曬傷了。一棵剛嫁接活的五色赤丹，也受不了其「蒸餾」，已葉片微皺。察覺到不妙，趕緊給它們搬了家。

恨天高到了，嬌氣的它能否適應北方的新環境，我很期待。花兒是穆靜的，信任我才讓我幫著養護，真怕萬一有啥閃失！當然了，恨天高本就很難養，這幾乎已是共識。只不過，「捨得」嘛！我還是願意挑戰挑戰的。



信而有征

### 幫傭

吉本巴娜娜的《食記百味》當中有個請幫傭的故事。她描述了一種心情，說自己是一個很怕麻煩煩人的人，但凡能親力親為，她從不請幫傭。有時候不得不請，她就萬般地感到不自在。於是，她會煮咖啡給幫傭。

自此，每次幫傭來的時候，就習慣早來10分鐘，和他們的嬰兒保姆一起在桌邊喝杯咖啡、聊聊天。吉本看到這一幕，就覺得這杯咖啡真好，它在一段冷冰的賓主關係當中，加入了溫馨與愉悅。其實，這只是費一點點事。

不過，這種高敏感是需要回報的。吉本接著說，有很多人注定了不她的朋友，譬如哪一日她因故未能煮咖啡，她希望對方不至於不高興。或者就那樣毫不介意地泡一杯茶就好。倘若有人介意這件事，吉本會覺得受到了傷害。按照她的說法：「如果因此擺出難看臉色的人，一開始就和我無緣。」可見，對自己要求甚高的時候，要求對方也同樣擁有諒解和敏感的心，否則就很難維持一段感情。這樣一來，社交就成了一個負擔，人人都小心翼翼地與他人相處，並產生出一種過分客氣而虛假的氛圍。

法國人對待幫傭的態度和吉本的描述不同。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當中提到過大富翁斯萬和主人公馬塞爾家的幫傭弗朗索瓦茲聊天時的情景，他發現斯萬在弗朗索瓦茲面前總是顯得十分裝腔作勢，但是在和那些王公貴族打交道的時候，反倒顯得親切自然。對於這件事，普魯斯特有非凡的評價。他說：「有史以來，人們出於虛榮而費的心機，而說的謊話，有四分之三是對地位比自己低下的人而發的。」可見，在普魯斯特看起來，兩個人的交往當中，沒有誰是自由的，一方總是揣度著另外一方的態度來對待對方，而他們行為的意圖多半與自己在對方心目中的形象有關。於是，此人就不再是此人，他只是一種身份的代名詞，對方也並不真的在乎他，他只是承認了地位差別。儘管如此，我不覺得有必要感到困擾。我有時也請幫傭，既沒有為幫傭煮過咖啡，也沒有像斯萬那樣生怕自己的形象受損而故意居高臨下。每到一地，倘若我請回一個幫傭，那是熱切地相信他們在打掃方面可以如此無與倫比地創造出乾淨的環境。那心情就好像相信任何一個專業人士，相信在這個領域，他們一定會比別人強。我對於幫傭的期待，是出於職業化的期待。

事實證明，一位整日從事灑掃的人，比之我自己，厲害得太多了。這緩解了我每天都去思考什麼時候需要動手打掃衛生的焦慮。儘管她每周只來一天，可是在她打掃的基礎上，我可以輕鬆地維持住這一週的整潔，而不必擔心自己哪裏打掃得不乾淨，因為下一次的時候，她總會重新令家裏一塵不染。如果沒有這位阿姨，久而久之，我就會因為某一個死角的不整潔而放任另一個死角的不整潔，而後是一種徹底放棄維護衛生的心理蔓延到全屋。

當我抱著這種心理，就不再需要去關注情緒和互動，並且，我們的關係簡單多了。她在我心目中成了一個受人尊敬的專業人士。那種敬佩和需要會自然流露出來，並傳遞給她，而不再需要我刻意去維持一種平等，她的價值本身賦予了她平等。



琴台客聚

### 天地尚無完體

清乾隆朝權臣和坤(1750年-1799年)在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第十回(煙騰火熾走豪俠，粉膩脂香羈至尊)出場，向皇帝報告了杭州名妓聚集西湖選舉花國狀元，然後引出紅花會用計劫走乾隆皇的情節。這聯句平仄不合律，筆者代擬改為(煙騰火熾飛豪俠，粉膩脂香羈至尊)。可惜劉祖農校長劉詩人在金庸過世後才告知「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不合律，筆者由此找到《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不合律的回目聯句已無法告知作者了。

修訂二版說和坤的官職為不存在的「侍衛學士」，筆者在上世紀末編的《金庸作品集勘誤》告訴金庸只差一字的，有「侍讀學士」和「侍講學士」兩個從四品的中級文官。翰林院編制兩學士名額都是滿二人漢三人，共是10人。此外內閣亦有滿四蒙漢各二共8名侍讀學士。

世紀新修版改和坤為「侍讀學士」仍然不對！原來我們兩家都躲了個懶，沒有翻查一下和坤的生平。他是滿洲正紅旗人，秀才出身，襲了亡父三等輕車都尉(名義上是正三品)的爵，然後當上三等侍衛(正五品)。修訂二版多了「學士」兩字，變成「也文也武」，改作「侍衛」就對了。這事潘國森頂多願承擔三成責任，其餘都屬作者金庸。我只是個熱心得過了頭的讀者，不是作者僱用的校對，故此責輕。

世紀之交金庸陸續刊行新三版《金庸作品集》時，有一回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到港，我倆碰面不免閒聊幾句。嚴老師說我小說讀得比較熟，金庸改版應該讓我幫一下忙。長者有命，我便寫信給金庸，言道得知他要修改和重刊舊作，如有用得着的地方，請隨便吩咐。當然不好說是嚴老師這樣提過，結果這番「毛遂自薦」沒有了下文。假如金庸真讓我參與校對，我或許會仔細翻查各書中出現過歷史人物的生平，或許不會；多了我一人，也難以保證無錯。

由是想到《倚天屠龍記》寫張無忌修煉「乾坤大挪移」時遇上19句練得不順，卻原來創製這絕學的前輩只到第6層境界，第7層純屬憑空猜想。張無忌因聽過小昭的歌有「天地尚無完體」之句，沒有追圓滿而強練，否則要走火入魔而亡。

金庸觀察世事人情之透徹，令人折服。他的小說已是二十世紀的巔峰傑作，「天地尚無完體」。仍有錯就可給「金庸學研究」留有餘地，不妨事耶！



象袖乾坤

### 漂亮的中國鼻子

中國人有個習性，常感自己不足，比如樣貌，我們只會聽到整容要「隆」，隆胸、隆鼻，不會減細胸部或鼻高，這是審美眼光吧。不少中國人都羨慕西方人清晰的五官，其實，何之美，真是與時代和地域有關。

我有一位伊朗女性朋友，她說：「伊朗人最不喜歡自己的高鼻子，覺得好醜怪，在臉的正中央，常教自己看不順眼。有錢人會花二三千美元去整容，把鼻子弄塌和小一點！」

「你若在街上看到有伊朗人鼻上貼着膠布，這表示她整容了，也象徵對方很富有。」她還說：「我們伊朗人多羨慕你們中國人有個精巧的鼻子，覺得分外漂亮。」

我聽到時感到有點不可置信，因為香港人就渴望着有個高鼻子，有些人就算不太富有，也會為整容而省吃儉用，為自己隆個高鼻子，她們有些

人甚至相信高一點的鼻子可以為自己帶來好一點的運程、事業與姻緣。哪想到我們的扁鼻子竟是伊朗人眼中的美，多諷刺的審美標準。

在香港女性都以瘦為美之時，非洲的茅利塔尼亞(Mauritania)的男士就覺得女性愈肥胖愈性感愈吸引，就像楊貴妃所生長的唐朝。

香港父母都習慣替牙齒生長不齊的子女做箍牙，日本女孩卻以一口不齊整的牙為可愛，慶幸有顆矚目的小虎齒。

香港人是最怕太陽的，年輕人戴帽，年長者帶傘，怕曬黑、怕長斑。西歐人就愛太陽，想黑想長斑。我們在廣告常見臉帶陽光氣息、滿臉雀斑的女孩，這是她們眼中的健康和可愛。

可見燕瘦環肥，美沒有固定標準，無須大費周章去迎合別人。其實自然與自信是最美的，優雅地老去，接受自己容貌因歲月而改變，接受自己樣貌的缺點和不足，那份坦然也是一份美態。



自然與自信是最美。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 貓之稜鏡

年輕人熱衷「雲吸貓」，內地自媒體寵物賽道飛速興起。但貓狗狗吸多了就發現一個現象：該賽道當是「看臉」文化之卷王，隻隻都是顏霸，沒有最萌，只有更萌。而且審美比當代年輕人還統一——以貓界為例，必是大頭、圓臉、肥身、短腿以及肉爪。相視一框定，血統自然也鎖定了，英短三劍客不說一統天下，也至少佔據了大半江山。

今年初的時候，「洋抖難民」湧入小紅書，並按拜碼頭習俗呈上「貓稅」——分享他們自己貓主子的照片，熱情好客的地主們自然也馬上回圖。喵界國際峰會還沒結束，各國貓奴們已經展開了學術大討論：為什麼中國的貓臉這麼圓？而外國的貓臉那麼尖？

英短臉本就圓，再加上主人刻意強化肥萌特點，令其多吃和發腮，從而導致圓上加圓；而外國貓的小尖臉兒主要是因為品種，牠們多是花色各異、來歷不一的混種貓，即是土貓。看上去，一邊兒愛圓、一邊兒喜尖，但兩種貓臉並非是一場簡單的審美差異秀，而更像是一面文化稜鏡，折射出不同社會在經濟發展、消費觀念、動物倫理乃至情感寄託等多個層面上的深刻分野。純種貓的背後，是新興養寵市場消費升級下的審美趨同；而土貓成為主流，則反映了養寵文化成熟化的社會倫理自覺。

在中國歷史上，養寵更多的時候是為了看家護院抓老鼠，直到二十世紀末才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轉變為情感伴侶。當養寵變為一種新型生活方式，遵從的是消費升級的內在邏

輯——和名牌包一樣，養貓也想要個大牌的。這種心理進一步促成審美標準，加上社交媒體算法的推波助瀾，讓可愛、上鏡的純種貓更容易獲得流量與點讚，從而形成正向反饋，引導更多人將「擁有一隻純種貓」視為理想養寵模式，也造成了審美的單一化。

相比之下，西方尤其是歐洲把寵物視為伴侶的歷史比中國早了近二百年，現代養寵文化自然也更成熟一些。在許多發達國家，「領養代替購買」(Adopt, Don't Shop!)早已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深入人心的社會共識和行為準則。人們普遍認為，給與一個流浪生命第二次機會，比購買一個「完美」的商品更具道德價值。這種觀念的普及，使得領養行為為本身帶有一種社會讚許的光環。而這背後，是數十年來動物保護組織、社區和個體共同努力的結果。

同時，每隻土貓都是獨一無二的，牠們或許顏值普通，卻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和性格。選擇牠們，本身就是一種超越外表、注重內在聯結的價值取向。這種文化氛圍鼓勵人們欣賞不完美、擁抱多樣性，將寵物的意義更多地放在陪伴與拯救，而非展示與炫耀。

兩種現象並置，並非孰優孰劣的道德批判，而是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真實寫照。中國寵物市場正處於一個充滿活力的爆發期，消費主義的烙印在所難免。而西方社會則在經歷了長期的寵物文化演進後，開始更多地反思人與動物的關係，將倫理考量置於更重要的位置。

而這場「晒貓大賞」的真正意義，可能不在窺貓，而在窺己。